

离去的斑鸠

李世宗

前段时间,养了一只小斑鸠,像只鸽子飞出去玩,晚上自己回来。我下班回家,在外面叫两声,它就会从树上飞下来,落在我肩头。说起斑鸠,难免想起我的父亲。在我年少时,父亲拿过一只斑鸠给我玩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是帮生产队放牛。他每天赶着十多头老黄牛上山,晚上还要拾一挑粪回来。那个年代还没有化肥,大畜牧的粪便是施肥最好的肥料,100斤牛粪可得8分工分。为了多挣点工分,父亲就靠拾粪来补贴,即使这样,贫穷仍然让父亲愁得睡不着觉,一刻不停地苦着累着,每天哀声叹气,愁眉不展。我基本没见他笑过。

印象中的父亲是那么严厉,我喜欢养小动物,自然也不敢和他说,害怕被他训斥,我曾亲眼见堂哥喝斥侄子养鸟的样子。侄子与我同岁,有一天他大哥从外面掏了一窝喜鹊来,侄子正在家门前喂食,不料被干活回来的堂哥一脚踢翻,并大声责骂其不务正业,此事一直让我心有余悸。但有一次,父亲竟主动给我带回一只小斑鸠。当父亲将那个刚长出点黄色绒毛的小斑鸠放在我手上时,我竟像过生日时收到贵重礼物那般,欢喜得不得了。父亲说,他放牛时在一个岩石上发现了斑鸠窝,里面有两个小斑鸠,就带回来给我玩。母亲说,是个老憨斑。我可不管它是什么斑鸠,捧在手里爱不释手。二哥说,只有一个嘛,哪有两个?父亲一看鸟窝,大惊失色,哎呀,那个一定是掉在半路了。说完,父亲便不顾劳累和饥饿转身往回找。我从没见过父亲闲过,他也更不可能因为鸡毛琐事误了活计,那次竟为了一只幼鸟撇下活计,这成了我整个童年少有的记忆之一。当然,父亲后来还是没找着另一只斑鸠,他有些沮丧地回来时天已经黑了。

现在我已记不得喂它些什么吃食,那只小斑鸠竟长大了,会飞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玩,二哥一叫它又飞下来。长大后的它喜欢吃菜籽、麦子,每次二哥将它放回笼子,都要放些菜籽给它吃。

谁也想不到,有一天早上起来,养斑鸠的那只笼子竟是空的,小斑鸠不见了,也许被哪家的猫吃了,也许是半夜遇到了黄鼠狼。总之,斑鸠就此无影无踪,我很伤心。

后来,邻居三大妈家的石榴树上突然飞来一对斑鸠,它们也喜欢在石榴树上做窝。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,因为那对斑鸠还没安家,就被侄子用弹弓打下来,成了贫穷年代堂嫂一家老小的美味佳肴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我一直放不下那只小斑鸠。后来,村里经常上山的老人告诉我,斑鸠喜欢在不高的地方做窝,尤其是栗树上。于是,我就经常去村后那片风水林的栗树上找,放牛时也去悬崖处寻找,但再也见过斑鸠窝。

今年三月,我在上班途中看到一男子卖鸟,卖的正是两只小斑鸠。我问哪儿来的?男子说,他割麦子时发现的,不小心把窝毁坏了,怕它们饿死,就带了回来。我立即买下了。

我把小斑鸠带回家,喂了些小鸡饲料,所幸它们竟都平安长大了。可惜期间,有一只飞走了,另外一只去了两天又飞了回来,从此就停留在了我家。它爱飞出去玩,我们下班了它便飞回来,像八哥一样粘人,最大的优点是没叫声,不闹人。

那天,我出去上班时,发现它在窗子前面的一棵树上站着,我叫了它一声,它望望我,等我走出几十米远时,它突然从树上飞下来落在我面前,我快走至小区大门口时,它又飞到栏杆上,眼睛直勾勾望着我,迟迟不肯离开。等我晚上回家时,它已经在门前等着了,随我一同进屋。

我这人比较瘦,养的许多鸟也很瘦,但这只斑鸠却长得膘肥体壮,像只小鸽子,我特意买了最好的食物喂它。突然有一天,它“出逃”了,过了好久,依然不见它的身影,我想它已经不会回来了。希望它只是回归了森林。

水香旧码头

宫凤华

“水香知是曹溪口,眼净同看古佛衣。”水香沁入肺腑,内心波光旖旎。水乡人家傍水而居,门前都砌个水码头,尽现古雅风情。

码头边氤氲着水香,菰蒲菱荇散发的清香,浣衣少妇搓衣的肥皂香,漱口的牙膏香,发髻上栀子香,唼喋的杂鱼儿蹿出水面的腥香,皂角树饼敲碎后冲泡时的清柠香,横泊渔船上的麻虾呛蟹香,河面上漂浮的瓜韭菜叶香,水草摇曳,河水糅合了浸泡在水中植物草本的清香。

水乡码头形式各异,有的在河边安上几块大石头,仅够人在上面踏脚;有的在水里扎几根竹桩,上面搭一长木板;有的用楼板或破船搭成水码头;还有更讲究的,用大青石砌成整齐的阶梯,从岸边直伸向河里,有直条的,也有八字形的,像镇上影剧院前的台阶,颇有气势。

蹲在村庄的码头边,看远处圩堤上农夫牵着水牛,肩扛犁铧,逆光剪影里,身后是蜂蝶乱舞,线条奔射万缕霞光,恍若走进古朴典雅的水墨小品里。

清晨的码头上十分热闹,人们在汰洗衣服,洗脸漱口,洗涮碗筷。年轻妇女讲究爽利,踩着拖鞋站进水里,让河水浸过粉白的小腿和膝盖,麻利地洗着手巾中的裤褂。偶尔抛出一句笑话,惹得众人开怀大笑。



目送 佚名 摄

夏日里那些顽皮的孩子在码头上突然纵身一个猛子扎下水去,不见了踪影。少顷,摸起一把螺蛳或几只河蚌浮出水面,冲你扮鬼脸。有时也会摸到一只碗或是一只勺。汉子们在码头上搓澡,洗去一身的汗渍和疲惫。

霞光濡染,无言凄美。浣衣村妇衣裳的色泽和云霞交融的一刹那,蕴彩涵光,美得令人窒息。棒槌,一上一下,此消彼落,水珠迸溅,贴着水面传得很远。舞动的棒槌,像遇到一小段水汽氤氲的唐诗宋词。揉莒的声浪犹如一条旖旎的襟带,自远处逶迤而来,鲜活了水香码头。

尽管人们恋着水,只要听到远处轮船鸣笛声,大家忙不迭地将东西撻在手里。拖驳船浪头不大,独头船或是小快艇掀起的浪花就大了,会毫不留情地把淘米箩、锅碗衣物一股脑儿卷进河里。待轮船远去了,人们一阵惊呼和埋怨后码头又恢复先前的喧闹。

码头两边停泊着各种船只。收获时节,码头上阵忙碌,人们在船上削莴苣、捆葱蒜,然后把这些东西运到城里去卖。码头上留下人们丰收的欢声笑语。

如今,家家用上了自来水,甚为便当。前些日子回老家,母亲说村南几户人家在河边安装水泥余浮码头或竹桩码头。整天上码头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兴冲冲地前去探看,果然小巧玲珑。用水泥灌制而成,密封,上面装有搓衣板,还摆了几张小木凳。人们觉得在水码头上洗东西干净爽快,家长里短的,别有一番情趣。在水色淋漓中,在凉爽的河风中,在野菱和香蒲的滋润中,乡亲们与纯净的河水亲近,与远去的纯朴恬淡的乡村生活亲近。

故乡是灵秀的诗篇,水码头是灵动的符号,赋予故乡勃勃的生命气息。午夜梦回,故乡的水香旧码头总是翩然而至,在我的眼前凝固成一幅经典的油画,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老屋记忆

朱湘平

小时候,我家住在一个徽式建筑的山房子里,据说解放前曾是大户人家住所。大门紧靠在马路边,门前的墙上镶嵌系马桩。整座房屋建筑分为三进,由前向后逐渐升高。马头墙,青砖小瓦,房梁是木头结构,每一个节点,相互嵌入,中间穿插固定的销,承重的圆柱也都是用木头做的。地面是用砖铺成,上面一层是挑空木地板,既防潮,又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。

徽派建筑屋顶错落有致,屋檐上下凹凸分明,留着一些残缺不齐的雕花石砖,一色青青的小瓦。小瓦有一定的弧度,一排一排整齐地上仰下叩,相互交错,呈品字型,这种结构能确保房屋不漏雨水。冬季来临之前,户主会专门请工匠上屋顶清理落叶和灰尘,确保冬季冰雪覆盖时间长时不渗水漏水。

解放后,房子里一下子住进十几户,连过道都加盖了厨房,院子里塞得满满,原本宽敞的走廊,也被挤成狭窄的巷道。时间久了铺在地面砖头已经不见踪迹,厚厚泥土被踩踏得结实黝黑。家家户户隔墙砖只砌了三分之二,剩下三分之一是用木板做的隔层。以至于邻居家说话,仿佛就在同一个屋里,甚至吃饭时候菜的味道都能从隔壁袅袅飘来。

归公后的房屋因疏于管理,屋顶上树叶堆积,杂草丛生。尤其邻里家养的猫,白天上房嬉戏追逐、狩猎逮鼠,夜晚似婴儿啼哭般叫春,房瓦被弄得七零八落不说,住户也是夜夜不得安宁。

梅雨季节,屋外大雨,室内小雨,全家总动员,锅碗瓢盆齐用上,桌上、床上全都放盆接水。有时半夜下雨,那一夜就没个消停。因而,房子潮气很重,墙根总有半截发霉。常有一种叫“盐尤子”软体爬行物,软软的、半透明,夜间出行,喜欢在厨房里活动,爬行后留下一道像浆糊刷过的痕迹。这个“盐尤子”是怎么出现的,没有搞清楚,但我知道,对付它最好的办法是往它身上撒一些盐,不一会就会化成水。

安庆水多,城区各处都有水井。井水清澈甘甜,自来水没有普及的年代,家家户户吃的是井水,用竹筒钻几个孔,里面放几块明矾,在水缸里转几圈,不一会水变得清亮。我家周边就有三口水井,其中二口水井泉眼很浅,水流不息,从门前潺潺而过。

当年人们就知道分时段用水,早晨洗菜,中午洗碗,傍晚洗衣,以此保持水流不被交叉污染,井边常年川流不息。现在城里还保留几口水井做为文物标志,倒像是一具木乃伊,干涸狭小,孤立地圈在那里,早已经失去当年热闹景象,失去它往年的水量丰沛与清澈。

狭长的小巷,幽暗的灯光,青石板小道已经踏出光亮,能够照出淡淡的人影,古城幽深斑驳,透着一股清凉,老井水塘,家家户户相互串联,家俱虽旧,依然显示出古雅年代感。旧城改造后,古街已经没有踪影,幽深的街道只剩记忆。